

(台灣)卧龍生

著

邪魔狂劍

(下)

卧龍生
武俠
精品
集

花城出版社

(台湾)

卧龙生 著

(下)

邪魔狂劍



0000072791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395683

395683

六七

青衣人道：“总还要两个时辰吧！”

林成方心中暗道：“再有两个时辰，但不知那斩情女的伤，是否能恢复过来？”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我们要等两个时辰，这件事，我还不能决定，必须得自己商量一下才行。”

青衣人摇摇头，道：“不行，你们同意要等，不同意也要等，在没有决定什么之前，绝对不能离开。”

林成方道：“哦？”

青衣人突然举手一挥，随来的八个杀手，忽然散开，手也按到了长刀柄上。

林成方轻轻吁一口气，道：“怎么？你们准备现在就出手？”

青衣人道：“不是，现在，我只是不能要你们离开。”

林成方道：“等那个能够决定的人来了之后，再作计较？”

青衣人道：“对！”

语声突转冷漠，接道：“如果诸位一定要走，那就得凭藉武功，闯过去了。”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我们是否要闯出去，似乎要我们自己作主了。”

青衣人道：“在没有完全明白之前，在下不希望杀错人……”

包天成接道：“你一定能杀了我们？”

青衣人道：“能！如果杀不了你们，那就是我们死在你们的

手中了。”

这是绝对的杀手口气。

包天成回顾了林成方一眼，未再接言。

他阅历丰富，心中明白，如果在言语上较上了劲，很可能造成一场冲突。

林成方挥挥手，道：“朋友，请退后一点，咱们如果决定要突围而去时，自会先行通知阁下一声。”

青衣人四顾了一眼，一挥手，两个杀手，立刻跃上了屋面，隐于厅后的夜色中。

这座大厅，只有前后面有窗子，除非林成方等破壁而出，出路都在人家监视之下了。

对一个杀手而言，这些人，相当的机警。

包天成低声道：“林少兄，此地似乎是他们在徐州这一带的大本营，已经被咱们破了，咱们用不着和这批杀手对着耗下去。”

林成方道：“如若我的看法不错，这些杀手的武功相当扎实，绝非一般的黑剑门中的弟子可比，他们是纯杀手，除了练武之外，就是杀人了。”

包天成道：“林兄，准备怎么对付他们呢？总不能坐视等他们第二批的杀手赶来吧？”

回顾了坐厅中的斩情女一眼，接道：“他们一共有九个人！”

包天成接道：“在下看法认为他们人数虽然多一些，刀法也许很凌厉，但他们对江湖中的事情，似乎知道得太少，对付黑剑门，似乎是用不着讲什么江湖规矩。”

林成方道：“总镖头的意思是……”

包天成叹息一声，道：“不管如何，咱们和黑剑门，已经结成了不解之仇，而且，黑剑门也不会对咱们讲什么规矩，他们做事一向不择手段，咱们如果太君子，那只有死路一条，我也瞧出得，这批人，一个个都十分扎手，与其让他们先出手，何

不如我们占先机。”

林成方道：“除非总镖头一下子就能制住他们，否则，很难对付。”

包天成道：“江湖上事，谁也不敢说有把握，不过，我准备把他们诱在一起，然后，施展火弹子，一举把他们全数击倒。”

林成方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心机，但他们在武功上的成就，也许可以弥补了他们经验上的不足，一击不中，或者无法使他们伤亡过半，咱们就会陷入苦战中了。”

包天成道：“这倒也是，我这火弹子是以暗器的手法打出去，他们只要有一个人上了当，别人就会小心应付了，怎生想个法子，使他们集中于一处，我以连珠手法，多打出几枚火弹子，就算不能使他们全数伤亡，至少，也可以使他们大半受伤，余下两三个人，咱们就好对付了。”

林成方道：“这个，这个……”

他心中亦明白，包天成的办法，虽非完美，但却是目下唯一可行的办法。

但又担心这法子一旦不成，双方即是一场浴血苦战，斩情女内伤未复，完全没有拒敌之能。

林成方心中亦有一个打算，希望斩情女能快速复元，然后，再行抢先机出手，至少斩情女可以自己行动，不致于造成太大的累赘。

一时之间，竟然没有法子决定。

这当儿，斩情女突然睁开了微闭的双目，道：“林兄、包总镖头，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那很好，你的伤势情形如何？”

斩情女道：“狗肉郎中的药，还真的灵验，我已经好了很多。”

林成方道：“好了很多不行，黑剑门已云集不少的杀手，一旦动上手，只怕是一场浴血的苦战。”

斩情女道：“我知道。”

林成方道：“你知道就该明白我的意思。”

斩情女笑一笑，道：“我伤得不是顶重，再加上狗肉郎中的灵验药物，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

林成方道：“能不能和人动手？”

斩情女道：“这个，只怕还没有办法。”

林成方道：“这就是了，他们的人手，似乎不少，而且，一个个都很凶悍，双方一旦动了手，只怕我们救援不及。”

斩情女道：“我明白，我会尽力地保护自己。”

林成方道：“如果我们愿意冒这个险，似乎是早就走了。”

这几句话，平淡无奇，但如仔细的想一想，实在胜过了千言万语。

斩情女道：“不论如何，总不能因为我，把你们都拖住不动，和他们对耗下去，咱们总是吃亏。”

林成方道：“那要看怎么一个算法，如果破围而出时，难免有重大的伤亡，倒不如守在此地，和他一决死战，至少，咱们多一些换取代价的机会。”

斩情女低声道：“林兄，总不能因为我一个，害了你们大家。”

林成方道：“你的机智，除去了流云飞袖这个强敌，要不然，咱们只怕会有更大的伤亡，这一点，你不用自谦了。”

斩情女笑一笑道：“林兄，总不能因为我除了流云飞袖，大家都在这里陪我等死。”

林成方笑一笑，道：“你的意思呢，是否还有更高明的办法？”

斩情女道：“有。”

林成方道：“哦！那倒要请教一番了。”

斩情女道：“我的办法很简单，你们都走，这里留我下来……”

林成方道：“你要干什么？”

斩情女道：“我想，借用包总镖头几粒火弹子，利用我这受伤之躯，换他们几条命，至少，可以帮助你们多几分逃走的机会。”

林成方道：“好办法，不过，你成功的机会不会太大。”

斩情女道：“怎么说？”

林成方道：“他们不会给你打出火弹子的机会。”

斩情女道：“他们劳师动众，旨在捉我，我留在此地，也许他们就不会追赶你们了。”

林成方道：“可惜，这批来人，只管杀戮，不理睬别的事，目下，他连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都还弄不清楚。”

斩情女道：“有这等事？”

林成方道：“幸好咱们快了一步，杀完了这座庄院中的人，如果留下几个来，那就有很大的麻烦了。”

斩情女道：“这话怎么说？”

林成方笑道：“其实，他们也不用说什么，只要指出我们是凶手，那就行了。”

斩情女忽然微微一笑道：“看来，咱们的运气还不算太坏。”

林成方道：“哦！”

一时之间，实在想不透斩情女言中之意。

斩情女道：“我很少看到你如此的挥剑杀戮，这一次，你好像有未卜先知了，所以，才那么剑剑无情，取人性命。”

林成方笑道：“运气来的时候，总会赶得很巧，连发脾气，也不会发错了。”

斩情女笑一笑道：“看来我受伤这件事，也是命中注定了。”

林成方道：“也幸好你伤得不太重，所以，也用不着留在这里和那些杀手们拼命。”

斩情女缓缓站起身子，活动了一下臂，道：“看来，我好像好了很多。”

林成方道：“不要太勉强，那会因小失大。”

斩情女道：“我的运气一向不错，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怎么样，她没有再说下去，双目却投注在林成方的身上。

脸上，情爱横溢，神态间，无限温柔。

有时候，无言胜有言，四目相触之下，彼此却觉得心头一震。

两人的举止，虽只是那么一刹那间的失措，但却被老于世故的包天成看到了眼中。

像斩情女这种漂江过海的人物，经历过大风大浪，她能在片刻拿出来好几副对人的面孔，她可以施展出狐媚诱惑之态，使男人情难自禁，但她绝不会有娇羞之态。

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绝不是能够装得出来。

再想林成方平日的稳健，今日会放手杀戮，显然是太过关心斩情女受伤一事。

几下里一凑合，包天成有了一个感觉，莫非是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有了情意？

包天成心中在想，人却步出厅外。

斩情女举手理一理鬓边的秀发，笑道：“别把我看得太娇嫩，我不过是一个野丫头，从小就在江湖上长大，野得很难驯服，野得什么都不怕，轻淡生死，不计较声誉。”

林成方笑一笑道：“话是不错，不过，最好不要死，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不幸死了，你就再也野不起来了。”

斩情女道：“唉！我这二十年的生命中，经过了太多的凶险，每一次，我都能化险为夷，每一次，我都感觉到，抬回来自己的性命，但我从来有没觉得怕过。”

林成方道：“现在呢？”

斩情女道：“现在么？被你左一唬，右一吓的，吓得我有些

害怕了。”

林成方道：“我不是吓唬你，我是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过去躲过了无数次的危难凶险，我相信那不是全靠运气，大部分靠你的智慧，冷静沉着，应付得宜。”

斩情女笑一笑道：“别替我戴高帽子啦，现在，我连一点智慧也没有了，你说说，我应该如何？”

林成方道：“最好的办法：尽量使你体能恢复，咱们破围而出。”

斩情女道：“这恐怕有些困难，我要恢复到原来的体能，至少要两天之后。”

林成方道：“并非要你和人动手，但你必须有照顾自己的体能。”

斩情女运气试了一试，道：“大概可以，几时动身突围。”

林成方道：“你是不是有很多小巧的暗器。”

斩情女道：“看来，我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林成方道：“带了没有？”

斩情女道：“有！不过，我只带来三样。”

林成方道：“有毒没毒？”

斩情女道：“两样都有。”

林成方道：“那很好，你准备一下，咱们立刻就破围而出。”

语声一顿，接道：“包前辈……”

包天成行了回来，道：“林少兄不用如此称呼，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林成方笑道：“要你的火弹子开道，咱们破围而出如何？”

包天成道：“破围而出……”

林成方接道：“能！这一批杀手，看来是很不好对付，咱们给他们个措手不及。”

包天成道：“林少兄的意思是，咱们找个机会，先行出手，

一举之间，把他们伤几个？”

林成方道：“目下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包天成道：“好！咱们要不要先招呼他们一声。”

林成方道：“招不招呼，都是一样。”

包天成回顾了斩情女一眼，道：“易姑娘可以行动么？”

林成方道：“大概可以。”

包天成道：“好吧！我先出手，但你们诸位要先准备好，咱们冲的那个方向，一旦分散。在何处相见？”

林成方道：“不分散，大家集中一处，所以，最好先消灭他们一大部份实力。”

包天成笑一笑道：“林少兄，可是早已胸有成竹？”

林成方道：“成竹谈不上，不过，仗凭总镖头手中的火弹子，吴副总镖头手中的子母刀，和在下手中的一把剑，还可以和她们放手一搏，如若是咱们分头行动，再遇上黑剑门中的人，那就有些麻烦了。”

包天成道：“对！咱们如何一个走法？”

林成方道：“阁下先打火弹子，在下愿为前驱，吴兄、丁盛，保护着易姑娘走。”

斩情女笑一笑，道：“别把我看得十分娇嫩，我已经好了十之八九，你们只管全力应付敌人，用不着分心来保护我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你最好别要逞强。须知我们不会丢下你不顾而去，你如出了一点事，那就很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死。”

斩情女怔了怔道：“这么严重。”

林成方道：“不错，不为你自己，为了别人，你也该自己爱惜一些。”

包天成道：“姑娘，林少兄说得不错，我们不会弃你而去，姑娘如若太过逞强，不但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我们。”

两人一唱一和，斩情女忽然间大受感动，黯然垂首，低声说道：“我勉强可以走，也有两种护身的暗器，咱们离开这座宅之后，只怕我要有物代步才行。”

林成方道：“能够离开这座庄院，咱们就掌握了一半生机……”

回顾了丁盛一眼，接道：“你照顾易姑娘的安全，如非必须，不用出手。”

丁盛道：“我知道了。”

包天成整了整身上的火弹革囊，双手各握了两枚火弹，行出厅门。

林成方紧随在包天成的身后，一步踏出来，右手执剑，护卫身侧。

那领队的青衣人忽然奔了过来，道：“怎么，你们不等下去？”

两个黑衣劲装刀手，跟着行了过来。

林成方笑一笑，道：“在下想过了，我们为什么等下去——”

青衣人道：“那你不等下去，准备如何呢？”

林成方道：“我们要走。”

青衣人摇摇头，道：“办不到，再有一个多时辰，他们就赶到了，你们见见面，再走不迟。”

林成方心中暗道：“再见面，只怕我们想走也走不了。”

包天成道：“如果我们现在要走呢？”

青衣人道：“这个，你们完全没有机会。”

包天成冷冷说道：“你口气如此肯定，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青衣人嗯了一声道：“阁下是准备试试了。”

包天成道：“正要如此。”

青衣冷笑一声，道：“在给我们严厉的约束之中，还有一条

规定。”

包天成道：“哦！请教？”

青衣人道：“如若对方有动手之意时，我们也可以格杀勿论。”

包天成哈哈一笑道：“四海镖局在江湖上，被称作第一家镖局子，老实说，也不是轻易得来的，咱们过去，避着贵门中人，并非是真的怕了你们，如今，双方既然已经翻了脸，实也不用再保留什么。大家各凭武功，分个生死出来就是。”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大，有意让别的杀手，全数听到。

青衣人脸上杀机泛动，冷冷说道：“你向我们挑战？”

包天成道：“不错，在下是向阁下挑战。”

右手一抬，两粒火弹破空而出。

青衣人率领的这批杀手，确有着很扎实的武功，但他们却完全没有江湖阅历。

但见两个黑衣人右手一扬，寒芒闪动，长刀劈向火弹子。

包天成大喝一声，左手两枚弹子，也打了出去。

但见火光闪动，响起了两声蓬然大震。

前面两粒火弹子。被两把长刀劈中，爆裂出一团火，却被包天成以自相撞击的手法震爆。

四粒火弹，威力是何等强大，青衣人和两个刀手，立时炸毙当场。

一招得手，包天成又从怀中摸了四粒火弹子，分执双手，喝道：“冲出去。”

烟硝弥漫中，吴恒一马当先，向外闯去，丁盛护着斩情女，紧随在吴恒身后。

包天成、林成方两侧相护，直奔庄院门外。

九个杀手，一下子死了三个，但最重要的是死了领头的。

一时间，群龙无首，余下的六个人，都怔在了当场。

直到新情女等闯出了大门，六人才霍然有所警觉，同声飞身而起，追了上来。

这些人的动作很快，有如六支脱弦怒矢一般。

新情女伤势未愈，不能走得太快，包天成、林成方眼看六人身法之快，一旦追出大门，散布开来，反而很难对付，立时停下脚步，挡在大门口处。

包天成一面扬手，打出一粒火弹子，一面低声说道：“吴兄，不用等我和林少侠了，保护易姑娘，直向四海镖局。”

六个刀手，眼看到自己同伴吃亏的经过，所以，他们不肯再上当。

忽然间六个人散布开去。

左面两个人突然间拔身而起，飞越过一道围墙，向外冲去。

居中两个人，一闪开火弹子，也硬向大门冲来。

右面两个人未向前冲，也未越墙飞出，却一收脚步，停了下来。

没有什么联络，也没有领头的人，六个杀手，自自然然地调整了对敌的阵势。

林成方吃了一惊，暗道：“看他们进、退之间似乎是有着很好的默契，就像久走江湖的兄弟兵，彼此之间，早有了一分心灵上沟通。”

但他们却是初入江湖的新人。

但他们却是未想到，这些人练的就是这些，功力，拔剑，快速度杀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敌默契。

他们很单纯，不知江湖上的险诈，但他们在对敌的时间，却有着一种攻防的挥手阵势。

只要一个人走对了位置，另外的人，都跟着调整了自己的行动。

那是久经训练的成就。林成方低声道：“总镖头当心，别和

他们硬拼。”

人却倒飞而起，直向外面两个人追去。

事实上，吴恒已被迫返身迎敌，横刀而立。

斩情女也未再逃，左手扶着丁盛的肩头，站着不动。

双目中，透出了浓浓的杀机，注视着两个人。

她明白自己的处境，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施展出平日一般的轻功奔逃。

所以，她选择了一个拼字，准备保持着体能一拼。

但林成方迅速赶到。

长剑一探，忽然横扫，划向两个人的双腿。

这一招，谈不上什么奇奥，但却是两个人必须回身相救的一击。

这就逼得两个人长刀回转，封住林成方的剑势。金铁一震中，林成方已提剑飞起，寒光下击。

他明白这些杀手的厉害，绝不能给他们有占去先机的机会。

吴恒也提刀攻向一个黑衣刀手。

一个黑衣人长刀盘顶，舞起了一片刀花，硬接林成方下击的剑势。

一阵金铁交鸣之声，林成方下击的剑势，竟被那强劲的刀势给弹震开去。

林成方感觉到握剑的右手一麻，心头顿然一惊，借力在空中一个大翻身，落到了八尺以外。

但那黑衣刀手，却挥刀飞跃，跟踪而至，一刀横扫，疾劲的刀势，带起了一股轻啸之声。

林成方没有低估对方的武功，由他们那股纯朴之气，已看出了对方是那种很扎实的高手，但却未料到他们竟然强劲到如此境界。

以林成方内力之强，也觉得不便硬接，一闪避开，立刻还

击，刺出一剑。

但那黑衣刀手，却展开激烈的攻势，刀尖如雪，直追上来。这就迫得林成方不得不全力迎战。

子母刀吴恒和另一个黑衣刀手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一动上手，就是全力以赴的搏杀。

黑衣刀手的凌厉逼进，完全使对手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拼命一途。

但吴恒拼起来，十分吃力，那黑衣人手中厚背长刀，比吴恒的子母刀长了一尺，也灵敏很多，更厉害的是他们的刀法凶厉绵密，使对方采取游斗的机会十分微少，迫得吴恒只好硬拼。

无论在内力、刀法上吴恒显然都落于下风。

但吴恒丰富的对敌经验，却勉强维持着未落败的局面。

但最苦的还是包天成，在两个黑衣刀手的挟击之下，只余下了招架之功。

好在包天成站在了门口，两个黑衣刀手，被两侧墙壁所阻挡，有些施展不开，使得包天成利用他久走江湖的对敌经验，闪避封挡，交互运用，勉强保持着苦缠苦斗的局面。

事实上，那些黑衣杀手刀法上的成就，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对付包天成绰有余裕，两个刀手联刀而攻，包天成本来难以支持十个回合，但他却巧妙地利用天然的形势，保持着固守不退。

斩情女冷眼旁观，也看得暗暗惊心，她见多识广，身经百战，看出了这些杀手们的扎实功力，凌厉刀法，如是再多一些江湖经验，吴恒早已死于对方的刀下了。

现在，吴恒也是闹得险象环生，手中的子母刀，已完全没有了还击之力。

心中的焦急，再加上对方的进逼，吴恒已全身大汗。

斩情女轻轻吁一口气，道：“吴兄，镇静些，不要和他们硬

拼硬接。”

她说话的声音很高，吴恒听得很清楚，那黑衣刀手也听得很清楚。

但斩情女料定了，就算他听到了很多，只要能把重点给隐藏起来，他也未必能够了解。

六八

只听吴恒说道：“这小子刀法如蛛丝盘枝，绵密得很，想撇开他，真还不容易。”

斩情女道：“想法子把他引到我这边来，到距离我一丈之内。”

吴恒道：“姑娘，这小子刀法凌厉得很，打到我无法支持时，我就准备和他玉石俱焚了，姑娘最好借此机会走吧！五十丈外一片小树林，系有我们骑来的健马，飞马快奔，也许能赶回去。”

斩情女道：“你认为我能走得了么？他们有六个人，我们只有四个出手，万一他们另外两个人追出来，我根本就没有走出五十丈的机会。”

吴恒道：“姑娘，赌赌运气吧！我好像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了。”

斩情女道：“那就快些引他过来，你们想要我活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保住性命，然后，才能保我平安无事。”

吴恒分心说话，一个失神，被对方一刀削去了一片头发。长发顿然间披了下来。

吴恒吃了一惊，疾攻两刀，向后退去。

他已无法再作任何选择，只有照着斩情女的吩咐做了。

忽然间，奇迹发生了。

就在距离斩情女七八尺的地方，那手挥长刀，迫向吴恒的黑衣人忽然间倒了下去。

倒得是那么意外，那么快速，好像一下子灵魂离体一般失去了自主，倒了下去连一声呼叫也未发出来。